



岁月之华

THE FLOWERS IN HISTORY

世纪之旅—石林 第三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旅—石林 / 赵玉虎, 老盖, 儒石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7

ISBN 7-81068-296-2

I. 世... II. ①老...②赵...③儒... III. 石林彝族自治县—概况 IV. 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 第 039145 号

世纪之旅—石林第三卷

岁月之华

封面设计: 老 盖

版式设计: 赵玉虎

版式制作: 赵云委

速 写: 赵玉虎 孟小为

责任编辑: 张继荣 张丽华 王登全

责任校对: 赵玉虎 段建堂 何传玉

主 编: 吴合对

撰 稿: 老 盖 吴合对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30 千

版 / 印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7-81068-296-2/Z · 55

定 价 280.00 元(全书共 7 册, 本册定价: 40.00 元)

世纪之旅——石林编委会

顾问：李少春 赵德光

学术顾问：李成野 宋林华 李 埏 昂智灵 施贵军

编委会主任：王富昌

丛书主编：吴合对

编 委：王富昌 吴剑平 李红星 陶洪林 杨新民 尹 涛

朱树荣 钟文友 吴合对 王怀钦 赵玉虎 高川洲

兰 笛 孟小为 李红梅 莫定强 张志嘉

摄影：高川洲 兰 笛 老 盖 杨新民 王富昌 赵玉虎

撰稿：老 盖 赵玉虎 吴合对

丛书策划：名牌工作室 (0871)4155584

资料提供：石林旅游管理局

石林县志办

石林县民族宗教局

石林县档案馆

石林县文化馆

石林县文物管理所等

石林：自然中的人文光芒

王富昌

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已成为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旅游地和岩溶地质、地理、地貌科学的研究、教育基地，它以雄奇瑰丽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吸引着海内外游人前来欣赏、体味并陶醉于其中；石林以其形成历史久远、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发育完整，被誉为天造奇观，是享誉世界的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与此同时，石林也拥有着极其丰富宝贵的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源，在石林丛丛簇簇的石峰群和漫无边际的红土地上，在自然地貌和自然旅游资源深处，石林也闪烁着人文的璀璨光芒。这是为一个自然风景区增添光彩的天赐之物，它极大、极广泛和极其深厚的丰富了大石林旅游文化圈的内涵，成为石林文化中令人迷醉的另一宝贵资源。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研究已经证实，在广大而丰富的世界喀斯特景观群落中，也只有石林拥有这样神奇和独特的人文内容，它成为石林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支柱和经济增长支柱。

石林县是一个彝族自治县，全县17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彝族群众72538人（1998年，石林年鉴资料），他们占全县总人口215830人的33.19%，在历史中，彝族，尤其是彝族中的撒尼、阿细支系与石林喀斯特共同生存在一片天空之下，产生过相依相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说，二者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也出现过一些涉及到自然旅游与民族文化关系间较核心、较普遍的问题。石林旅游的形成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质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同样受到了很早之前即已生于斯长于斯的撒尼人民及撒尼文化的深刻影响。除开地下水、地表水的溶蚀、侵蚀以及微生物、气候等因素的作用，石林广大景区内的众多地方也深深地粘附着撒尼文化的痕迹，比如长湖独石山、大小石林内的赵倌扎营、步哨山等即留存着清代咸丰年间赵发义军的历史痕迹；比如李子箐内的石林崖画反映着彝族撒尼人古老的祭祀烟火；比如剑峰池当年一直是五棵樹彝寨的主要水源地等等，许多高大的石峰曾经或至今仍具有着神圣的宗教意义，它们之所以依然屹立，也含有众多撒尼人的自觉保护在内，乐尔村北的石婆婆即是典型例证。就此意义上说，石林喀斯特旅游区不仅仅形成于漫长的地质时代和众多神秘的地质事件，同时，它也形成于撒尼人的历史中，石林风景既是自然的风景，也是人文风景，尤其是撒尼人的生活风情。忽视或放弃对这一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和引进，石林旅游业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对石林人文领域的调查研究由来已久，历史上的典籍记载，官员士子的自觉搜集，为石

林的人文历史留下过宝贵资料；清末法国传教士邓明德的调查，以及他的《法保辞典》的编辑出版，在开创国际彝学研究的同时，也为石林的文化研究留下了最初辉煌的一页；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学者名流深入石林一带，对民族文化、歌舞曾加以深入调查整理，并从而向社会推出了《阿细的先鸡》、《阿诗玛》、《阿细跳月》等民族文化瑰宝；建国后一部分专家学者专题领域的研究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石林人文性宝藏的搜集、整理、研究，为石林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可贵的奉献。

对石林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是石林发展、深化旅游业，建立石林大文化圈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石林走向国际旅游精品工程中极其重要和核心的步骤。在石林自然科学研究日益辉煌的同时，世纪之交的1999年，石林的民族、历史、宗教等人文资源的调查整理也逐步向系统、全面和广泛发展，这一趋向的证明便是现在正在编辑出版的石林《世纪之旅》丛书。

以往的石林人文性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但由于过去多集中于某一专门领域，研究多为专门家的纯科学论著，存在着刊发时日较早、读者面较窄、传播不畅的现象。《世纪之旅》丛书因此而有着不同特点。丛书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较全面、较深入和较广泛的搜集、采访和查阅了石林人文领域的丰厚材料，并对有关内容给予了实际的图像资料，对石林大文化圈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诗意的描绘。丛书各卷以文图并茂的方式，分别涉及和反映了石林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旅游文化和石林景观的地质发育演化，为石林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画卷。与此同时，这套丛书也有着独特的文风，作者们视野开阔，缜密从容，以人文内涵为核心，以广阔的历史为大背景，将石林的地质史和人文内容放在大的尺度上进行剖析，自然与人文交汇，人文和自然相溶，夹叙夹议，引人入胜。在这一意义上说，《世纪之旅》丛书在填补了石林缺少系统、普及性的人文性读物的基础上，也为旅游区著作的撰写、编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尝试。

丛书的作者、摄影者们是一个有着自己坚韧和持久的责任心、使命感的团体，他们追求着事业的成功，同时也保持着对自然、社会和民族的热爱，保持着难得的赤子之心。为这套丛书的撰写、编辑、出版，他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心血，认真、负责、坚忍、细致，同时也充满活力和自信。他们为这套丛书的最后出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石林会记住他们。

石林也欢迎所有热爱自然和人文的朋友们，它会以自己丰厚的内涵、宽广的胸怀为大家提供鲜花和掌声，会和大家一起，为我们的世界创造出美好的回忆和未来。

2000年6月16日于石林

大地上漫游

《世纪之旅》丛书作者自序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 年,我们为石林编写了一本名叫《世纪之旅》的图书。和以往关于石林的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世纪之旅》较多较深入地涉及到了石林旅游资源中的民族文化内涵,采用了较独特的角度,对石林形成的地质原因和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和梗概性的阐述;它的写法也有一些独特之处。这成了这套丛书的最早起因:石林风景名胜管理局希望将《世纪之旅》的每一章内容扩充为一本书。因为石林的文化不仅仅限于自然风光方面,它还有更深厚、更博大和更令人着迷的地方,这些值得也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挖掘。

于是有了这套丛书。它着重于对石林文化的搜集和整理,着重于对它的历史、民族和自然进行说明与介绍,它试图勾勒出石林大文化圈的轮廓来。丛书的第一卷《自然之心》用诗歌和散文的方式介绍了景区情况;第二卷《造物之门》用地理和地质的简单常识解释石林的生成、发育和类型;第三卷《世界之血》试图勾画出石林彝族的宗教文化面貌;第四卷《众生之路》力图蒐集石林物质文明的材料;第五卷《岁月之华》讲述被漫长、繁复的中国历史掩盖着的石林的沧桑岁月。我们希望把石林纳入更为广大和庞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希望小中见大:现在这些完成的全交给了读者,我们等待着审视和评判。

完成这一工作用去了一年多的时间,1999 年 9 月到 2000 年 9 月,正好跨越新旧两个世纪。对我们来说,在石林的漫游是一个全方位跨越时间之河的漫长过程,是一次世纪之旅。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喜爱漫游的人,喜欢领略大的风景和大的事件,石林在庞大、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是一个小区域,在悠久、丰厚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中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斑点,但它拥有着极其丰厚的自然和人文内容,并正在创造着越来越迷人的盛景。正是在这个偏处中国大西南的小地方,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丰富多彩、璀璨逼人的文化的光芒。之所以把石林放在中国大历史、大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的基础正在于此。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英国诗人布莱克说“一粒沙子一个世界,一朵鲜花一座天堂”,他们都代我们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深深感慨。

这套丛书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帮助:许多未曾谋面的专家学者和他们的著作,石林各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照片。我们特别感谢宋林华、昂智灵等专家顾问的指导帮助,感谢为本丛书提供了珍贵画作的石林农民画家毕文明、黄云峰、普光辉、毕文贵、金牛等同志,同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摄影师高川洲、兰笛,画家孟小为——为本丛书专门摄影、创作,绝大多数来自于以上三人的作品使丛书更为精美。

老 盖 赵玉虎 吴合对

2000 年 3 月

This is Volume III of the STONE FORESTS BOOKS CENTURY TRAVEL, a chronicl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Stone Forests. Copious space is given to major historic events that have much to do with developing tourism in the Stone Forests area. Among them are the discovery and nomination of the Stone Fores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ve Zhiyun, the inscription of "Stone Forests" carved in rocks, Yi-Nationality Zhao Fa's uprising and so on. The author came up with his own ideas based on documentary sources and fieldwork about some issues in dispute in the local history, including the reevaluation of some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figure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has corrected faults in the content of some rock inscriptions and the wrong name and identity of the inscribers. The volume is also appealing for its style of prose on history.

目录

第一章 002

屈原：焉有石林

第二章 016

遗迹：从空旷到空旷

第三章 034

汪良：聘志游晏与千古事业

第四章 056

赵发：在山林和湖水边

第五章 080

在欧洲登陆的文字

第六章 108

龙云和他的僚属们

第七章 130

战火：流芳抑或遗臭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verse “Do the Stone Forests exist?” in “Inquiring the Sky” by Qu Yuan and the naming of the Stone Forests,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Stone Forests’ links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entral China.



第一章

屈原：焉有石林

这是屈原在他的《天问》中的句子，后人说，屈原所问的石林正是云南的这一块石林，是那些剑一样的石脊石刃和那些奇伟瑰丽的岩峰组合，是这片天下奇观。而这确实也极有可能。



▲沉寂在罕见的雪景之中的石林万年灵芝景观：在长期的历史中，石林也像它，在时间中缄默不语。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早期还保持着规整和有序的礼节制度，甚至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也被称做“义战”，妇孺皆知的宋襄公的故事可以证明那一时代的部分特征：两国交战，敌方正在渡河，宋襄公的手下劝他立刻出击，襄公不许，这样的结果是宋军的大败。宋襄公正是义战的代表，这个故事也表明了春秋时代礼仪制度的崩溃瓦解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中，孔子的一位学生问自己这位一向以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的老师：如果我以后在社会上处世，那么，先要干什么？而后，记载孔子言论的经典《论语》告诉了我们孔子的回答：“必也，正名乎！”然后，孔子又说出原因是“名不正则言不顺”。

“必也正名乎”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定要干，那么先正名吧，先把名份搞清楚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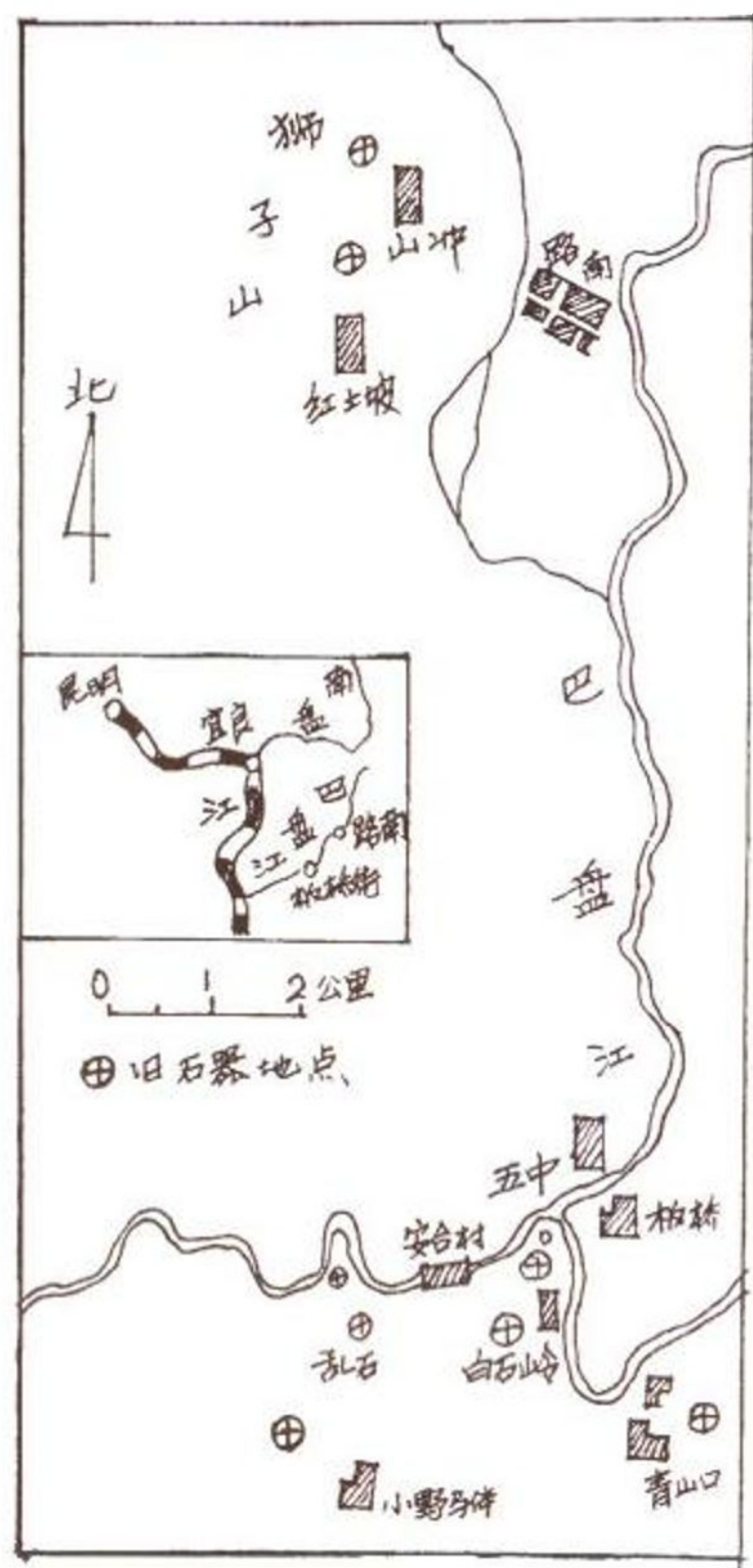
石林的历史同样纷纷扰扰一如春秋末战国初的时代一样，它的外表也如此。350平方公里的地域，数亿年地质发展史和近万年的与人类共处的漫长阶段，它的名来自何时又定在何处？

彝族撒尼人有一个关于石林产生的传说，它讲的是赶石成林的故事。彝族撒尼英雄金芬若戛要为百姓堵江造坝，于是他偷出

“调山令”和“赶山鞭”，将陆良县四山的石头赶往宜良县的南盘江一带，走到石林县时天亮起来，具有神力的鸡鸣毁坏了他的壮举：石头停在了石林县，由于密集簇拥，后人便将它称做“石林”。这个故事的产生时间应该不会太早，它中间体现出的对于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就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因此，石林之名也难以确认。

从考古看，石林最早接触到的生命是在新生代第三纪中，距今约2330万年前。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周明镇、斐文中等先生在石林县板桥一带的巴江盆地中挖掘出了埋藏在第三纪土层里的动物化石，那是一件雷兽的头骨和一只獏的牙齿。雷兽类似于现代的犀牛，体形自然要大得多。獏则近于猪，不同的是除体形更大外还有一条圆长而具伸缩性的鼻子。它们曾经生活在那里，生活在素有珠江第一瀑之称的大叠水瀑布和附近的石芽原野之中，而后，在1961年，同样在那一带又出土了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是一些尖状器和刮削器。使用这些器具的古代人类也应当与石林共存过极其漫长的时间，他们在石林石芽间狩猎和栖息，在石林上空的阳光下与岩石面对。雷兽和獏们没有语言，它们只能享用风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把石林叫做什么？他们会不会对大地山川进行命名？在那种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有这样的的心思吗？

这一切都无法证实。但可以说，至少他们的后代是会为自己身边的岩峰石柱进行命名的。石林现今居住的土著是彝族，他们分别来自于那些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来自于从西北迁徙而来的氏羌集团和百越、滇濮集团，大山阻隔，道路艰险，这些世居于此的人群对石林使用着自己的称谓，也许世代代传袭而下，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真相：像一个神秘的信息一样，它们现在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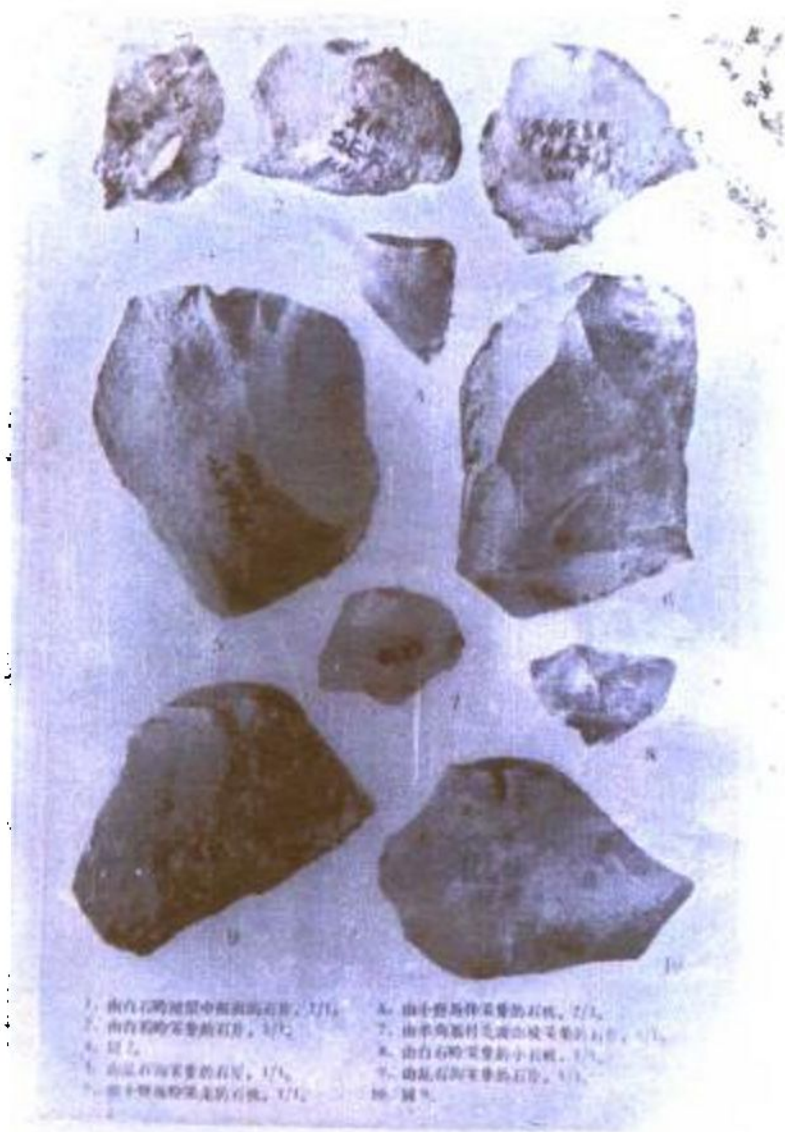


▲云南石林旧石器分布图。



▲板桥一带出土的獭牙化石。
从这些遗留物上我们得知獭是一种食草动物。

▼石林一带出土的旧石器



埋在大片大片的红土之下。

大约在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代,尤其是周以后,从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通向滇黔高原的路就已经开始有人跋涉,那往往是一些大河,比如云南西部的金沙江与澜沧江,它们迎来了甘肃一带的羌人,让他们甩掉身后的战火和流血;比如高原东部的沅水和南盘江、北盘江之类,它们引来了中原南缘的部族民众。他们熟悉的世界在身后,面前只是一片陌生和神秘的高山岩峰,交流带来了发现,带来了一个开始喧嚣而明亮的

世界。
石林的命名也在这一个时期开始了。外面来的人把它称做石林,意思是石柱形成的林子。听到这个名字的人们也随着叫起来,在这些耳闻者中间,一位诗人带着疑惑和质问的语气记下了这个名字:石林。他这样写:焉有石林?

这是屈原《天问》中的句子。后人说,屈原所问的石林正是云南的这一块石林,是那些剑一样的石脊石刃,是那些奇伟瑰丽的岩峰组合,是这片天下奇观。而这确实也极有可能。

事情得从另外的地方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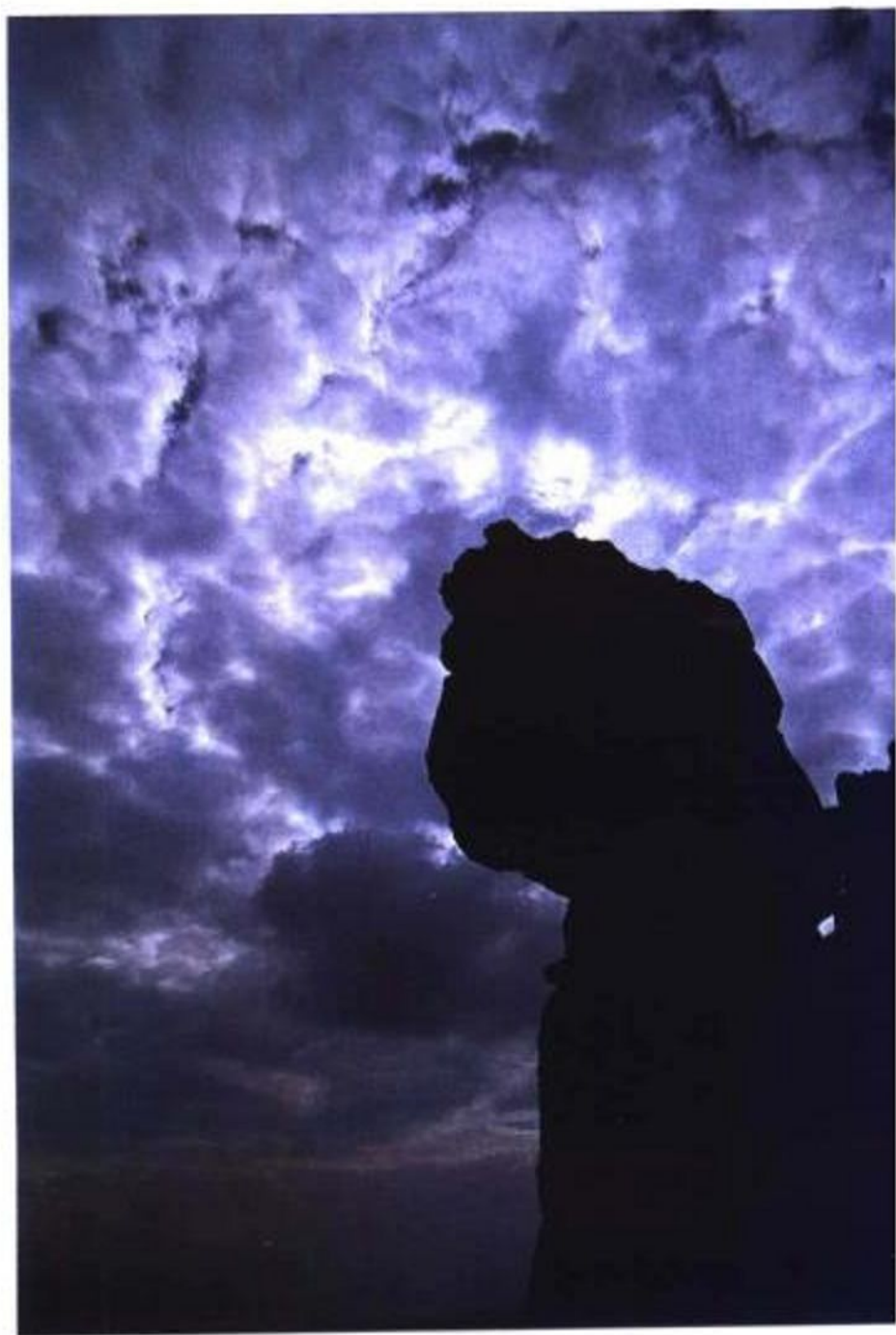
按照《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常璩《华阳国志》等的记载,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与滇黔高原的大规模来往起于一件大事,即楚将庄蹻或庄豪(见《后汉书》)入滇并自立为滇王: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固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史记·西南夷列传》

关于庄蹻入滇的时间和路线，各种记录有所不同。《史记》、《汉书》、《华阳国志》讲在楚威王时，即从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间。《后汉书》说是在楚顷襄王时，即从公元前298年到前263年间。传统上认同的是前者，其理由在于，楚自怀王三十年（前299年）被秦王拘死后国力已大衰，到顷襄王时只在苟生而已，因此应该无力向艰险绝伦的滇黔高原拓展，而怀王之前的楚威王时代们较强大，因此，庄蹻入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自应在楚威王时代。但此说受到了极大攻击。后一说法来自《后汉书》，它得到了唐代大史学思想家郑樵的赞同，也得到了清人王先谦的激赏，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如果庄蹻自楚威王时出征，那么到秦将白起攻陷巴和黔中郡造成道路不通的楚顷襄王二十二年时已有五十二年，中间庄蹻大有时间可以回楚送信“还报”。

庄蹻入滇的路线也有不同说法，《史记》、《汉书》说是沿巴与黔中而上，即沿长江进入，《后汉书》、《南阳国志》则说是“从沅水伐夜郎”而后入滇，即到达昆明一带的滇池地区，具体路线至今没能得到确认。古滇池主要的中心地域应该在云南晋宁县的滇池附近，这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印一事可作证明。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1956年进行的第二次清理发掘，从6号墓中得到了黄金铸就的“滇王之印”，该印系西汉武帝时代印玺，上距



►有时候，石林里的岩柱就像这样把头怪异地伸在人们的眼帘里，它让你着迷。

庄蹻王滇仅一百来年，虽然，印玺上所说的滇王与庄蹻无关，但滇国的中央地区应该和庄蹻时代不会有太大出入。

晋宁石寨山一带距石林仅数百公里。换句话说，石林当时应该是古滇国的地域。张增祺先生《滇国与滇文化》一书考定的滇王国东界“很可能在路南至泸西一线”。当时滇国东部与夜郎国的分界线，很可能就在今“路南、弥勒、泸西等地与罗平、邱北之间”（见云南美术出版社《滇国与滇文化》）。

庄蹻和他的兵士们见到过石林，或者至少他们听到过石林，那些莽莽苍苍的石头，那些浩浩荡荡如同战阵的岩石森林。

张增祺先生《滇国与滇王国》中论及秦汉时期内地和滇国的交通路线有三条，前二条多由湖北或四川成都等处入滇东北曲靖一带，而后入滇池地区；另一路则沿安宁河至西昌至大姚、姚安一带。庄蹻大军过境，由滇东北至今云南晋宁、昆明地域，应该要路过石林一带。石林在古代曾有古道穿过，早在庄蹻之前的时代，这里就已有过人的来往，他们也见过或听到过这一片石头的林子。

消息会顺着路途传送。“道听途说”这一个成语讲述的正就是这种现象。

回头说屈原，他是从谁的口中听到了石林的情况？他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形下问起了石林？

屈原生活的时代和庄蹻入滇是同时的。这个极自重认真的浪漫主义大师在《离骚》的开头就追忆了自己的出生，那是一个极其吉祥并富有寓意的日子，在夸赞了自己伟大的父祖之后，屈原讲述了自己的生辰：“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那是寅年寅月的最为吉祥的日子，是一个具有无限前程的日子。

关于屈原的生卒年代，历史上有过许多推算，郭沫若、浦江清、胡念贻等



大学者也各自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按现今学术界较共同的认识,胡念贻推测的屈原生辰为公元前353年的正月23日,那是在楚宣王十七年。其卒年则为楚顷襄王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即公元前277年或前276年,一生历经楚宣王、威王、怀王与顷襄王四代国君,直至在流放晚期投入汨罗江自沉,屈原见证了楚从强大到逐渐衰败的整个过程。另外,由于中青年时代曾参与楚国朝政,因此,他也肯定了解楚国当时的重要事件。



按照学者考证,屈原一生担任的公职主要为两个,一是楚怀王时期的三闾大夫,二是此后的左徒,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应该是一个与宗族事务有关并负责督导楚王室贵族子弟的官位。屈原在任内干得极踏实卖力,而后迁为左徒,这是一个地位仅次于令尹的重要职务,可以参予重要的军国大事。从资料上来看,屈原在此期间深得楚怀王信任,而后,只是由于他开始推行政治改革触怒了楚国上层,屈原的地位才开始下降,而后甚至被流放到汉

北,开始了一生中的漂泊与苦难。

庄跻入滇事件发生在楚怀王之后的楚顷襄王时期,与屈原同时。作为楚国大臣,屈原对此肯定有所耳闻。怀王时期担任过三闾大夫和更为显赫的左徒之职(左徒主司外交等事务),屈原治国方略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包含有经营南方的观念,一生中两次流亡也曾沿沅水南上,进入过庄跻入滇时的路线。可以想见,屈原和庄跻甚至还极有可能相识相交。国内著名的屈原研究家、笔者恩师

赵逵夫先生在其专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中也曾作出更进一步的推论：

“(怀王)二十九年前后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杀将军景缺，怀王恐，欲使太子至于齐以求平，才将屈原从汉北召回。屈原受命于危难之际，首先尽力再次恢复齐楚之好，使楚国以太子横为人质，暂时遏制了秦国的继续进行，然后让庄跻经营西南，以便从西南牵制秦国，给楚国以喘息和应付的机会。”(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屈原和他的时代》，202页。注：赵逵夫先生另有特刊稿《庄跻事迹与屈原晚期的经历》，对此有详说)

屈原一生对孔子不齿的怪、力、乱、神之类一直充满好奇，对神秘和幽昧事物也一直充满渴望与幻想，这从《九歌》、《九章》、《离骚》和《天问》等作品完全可以看出。庄跻入滇，为楚国开疆拓土，而且去的又是神秘之地，可以想见，这件事肯定是会引起屈原持久的兴趣的。

何况屈原一直关心着楚国与外境的交往。

楚怀王时期，楚国的最大敌人是西北面虎视狼顾的秦国，屈原曾向怀王提出过联齐抗秦的主张，但未被采纳，大约在流放汉北几年之后，屈原又回到朝中，楚怀王三十年时，屈原力劝怀王不要去武关与秦王会，怀王仍未听，而后被秦拘死。之后就到了顷襄王时代，屈原又一次被放逐，而且这是一次永久的放逐，它导致了屈

原的自沉。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时，秦大将白起攻陷楚国巴与黔中郡，这一个事变造成了两大结果，一是入滇的庄跻军队再也无法返回，一是使正在附近流浪的诗人屈原走向汨罗江寻找最后的归宿。

庄跻没能回到楚国，但在此前，有关滇地的情况肯定会逐渐从道路上散布

